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六

康熙五年丙午八十三歲

後學 高邑李國治 武陟于　輅 校訂

九世孫世茇 十世孫金柞 鏞 十一世孫慶 譽 緒 容 敬刊

七月

初三日

寄齊張寺老僧　回首當年馬上飛鐵衣脫卻換僧衣埋名僻寺人不識閒倚山門看落暉

初四日

古人凡以一技成名者莫不名到至處如唐之詩晉之字皆無餘憾獨自心自性中之靈明變化卻千萬人發揮不盡千萬世發揮不盡學人不務發揮

自已而專發揮他人亦可惜精神錯用

初五日

問處怨之道曰以直報怨夫子固言之矣直字中有多少衡量在卽不共天不共國之仇亦自有直道焉死非其罪與禍所自取者正自有辨也若睚眥之怨橫逆之來皆當借爲他山之石任彼呫䛰我自安閒使丙夜而深思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卽終身而不報我之得勝亦已多矣

嘗見人飲過醉者服葛花湯以解酲食過飽者嚼蔻若茗以消悶余曰與其消解於後孰若適可於前是

眞以吾腹爲戰塲損傷腸胃多矣口腹害人何減

戎兵

天地人三才人非天地無以生成天地非人亦無所

依附故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是一間大房屋而

無人居住是有身而無心也豈有不傾者乎衆人

造化中之人故聽天地聖人人中造化故天地聽

聖人叅贊天地位育天地全藉賴幾箇至誠至聖

以成古今不然其毀也久矣

初九日

寄趙覓夫　保汝攜家來出手字知覓夫有借升階

同顧之約日夕望之時伯生北歸猶淹留以待良
晤知出門非易事近保汝在此頗有所發明恨相
隔一河不得時與諸友一快談耳宗傳十一子內
黃君已授梓將告成此道同人擔荷者寥寥即一
二發此大願又不得質疑請益可見天不肯輕成
一人僕望諸友竪此脊筋不可以目前小小結果
近見南中一二友srcs二氏以渾通吾儒之學此種
爲害不小我輩淨洗根原將時時當防此歧路姚江
後嘗與諸友言之矣

初十日

人有言曰吾之於生也亦甚勞矣少而貧日夕爲謀生計壯罹憂患家國喪亂久無甯居暮年多病家口爲累爲死計兼爲子孫計既苦其身以事勞擾又苦其心以耽思慮遂未得一意料理學問竟成墮落今老病侵尋復何能爲余曰子從前閱歷之境皆學問之實際處年既高矣無病亦是病目前不必別講學問家庭和順親友契合日與竹石魚鳥相親所得已多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偶有拂意不必煩惱歡喜領受愼風寒節飲食啗欲澹泊坐臥隨意毋以病爲苦毋以死爲患

常令胸次寬平襟懷洒落此之謂病中得道學問莫切於此矣

十一日

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如此等語經書所載不啻詳矣乃世人畢竟不知作善而多自求禍也其故何與我嘗思之正所謂賢知之過而愚不肖之不及也鄉村男婦不明於善而以號佛燒香齋僧建寺爲善事不顧父母之養聽類之人又厭聞德聞言不悟性善之旨而每竄入禪門此衆人之道明而未盡明行而未盡行總此

過不及之兩般人爲之累此此兩般人不知所謂善故不知所謂福種種感應之說皆是謂愚夫愚婦說法蒲坂楊晉原之言曰見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之子孫者不可不培又曰見在之福如點燈將來之福如添油此語渾合可味

十五日

與魏蓮陸書　與常二河書　二稿俱入集

二十七日

結髮妻槐氏亡在萬歷戊午之七月今夕其忌辰也

語云妻賢令夫貴妻惡令夫賤憶予乙巳歲遭丁
兩親艱居宿於外時氏病予來視氏曰男子既爲
父母大事便不必以妻子爲念癸丑予下第中懷
抑鬱氏曰君素志遠大奈何於此介介噫此豈婦
人女子之言哉臣予處固多此二等實予良友中
心佩之因爲一絕　結髮人亡五十年古云夫貴
藉妻賢生平良友實惟爾壺德依依在目前

八月

初一日

復蓮陛　數日前有一函并寄常公祖一函付穆卷

使者不謂其尙未行忠愍先生碑文亦付之矣七月杪接寄宇暨所梓答問此事大有所費廉吏豈有餘力及此哉常公祖既爲料理應借重一序僕贅一言便覺蛇足幸致鄙意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謂性也僕邇來正拈此以語同人何期與吾丈所見正相符也此亦陽明精神發越一語醒轉便可省許多辭矣甚快甚快君異國獨立雅輩吾丈時爲提攜同志不孤則與起者衆此氣運攸關不可不勉筆不及者望兒字詳之

初三日

謂諸子曰若輩知昌家之道乎留餘忌盡而已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使日月星常明而不晦也則天之道息矣人生才智常有幾何人爭物競立盡之數也

初六日

訂聖學錄

初十日

天下無不可爲君子之人而有不能爲君子之勢習與衆君子居則難乎其爲小人也非甚庸愚即欲不爲君子不可得也習與衆小人居則難乎其爲

君子也非甚明睿即欲不爲小人不可得也易內
君子而外小人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
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
以從君子君子不獨爲君子小人且恥其爲小人
明王治天下聖人平人情如斯而已矣故君子之
待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

十三日

孔子生春秋之時而不能爲二帝三王之事所謂事
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事之不可強
者雖聖人亦不可強著一毫强爲之意便非天則

之流行邵子曰事無巨細蓋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便是以天自處中庸居易俟命孟子行法俟命皆是一個血脈

十六日

韓子新視我夏峯正值中秋集同人夜坐　盧龍韓氏子風義最煥發恥爲鄉之人褰宇慾飛越前後有輝光吾門稱清檝別去兩經年策馬來相謁子極喜子來況值中秋月同人各攜尊佐之以餚核懽情不自持微隱無不竭爾我有同痾熱腸猶未

歐洗心而密藏大易已明揭

十七日

俞兒從孫秋試歸　功令森嚴殊可畏常思退步讓

人前何如閉戶讀周易靜玩羲文先後天

二十一日

與二三子曰學人無一段真實悔恨之意逐日偷墮

苟簡不肯深探力行便是自暴自棄瞞翁一生持

敬集義用功何等切至到得晚年覺於緩急之間

徽有倒置處自誤誤人不少故每向人悔恨日前

爲學緩於反已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

此病回首茫然愈不自快只得惺恐痛自警省不
知晦翁之悔堅執從前爲是不足與言學即知晦
翁之悔遂以爲今是而昨非亦非深於學者也賜
也未聞一貫則文章自文章也性天自性天也參
也未唯一貫則一貫仍一貫也忠恕仍忠恕也本
末繇始豁然貫通此惟功深力到者自得之晦翁
非深造何能悔悟我輩因後之悔悟遂笑其從前
深造之迂且拙也亦惑之甚矣須自己覺有悔恨
處方可與言晦翁

二十二日

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此

明道悟後語也晦翁晚年始云乃今曉然無疑然

則晚年以前即强說無疑畢竟有疑晚年以後即

欲有疑元無可疑生熟安勉之界此中一毫假借

不得明道如此晦翁如此後之學者孰不聞兩先

生之言而今能曉然無疑者終寥寥其人也此與

寺書册全無干涉故曰知此則知仁

二十五日

秋分家祭郭公望適過余拜其祠客問拜他人祖父

禮與曰古人論交必告祖父如公望者先人既聞

其名矣自顧見其人也此未可泛論耳

二十七日

寄田聯石書　寄陳子石書　二稿俱入集

九月

初六日

訓諸幼孫　古人重蒙養蒙童之時尚屬孩童用事知愛知敬之良渾然未鑿待其鑿也而欲返之酯則功力費而取效遲故乘其未鑿而保之勿失蓋不止事半而功倍也洎已受室列成人自浩而下或十四五或十二三或八九歲或六七歲正在童

蒙日日知孝知弟不為物誘情遷則終身之成就全係此時勉之勉之

初八日

讀適菴外方草　遯跡緇衣數十年元初面目尚依然歸儒更喜非逃墨所學歸來一本天

初九日

籬菊開何晏只因得令遲色香發動處正是歲寒時人知君是隱我謂君為義花幹永不離陶公見大意

留耕堂集長幼諸同人登高余毫不能徑為拈此句

登高今夕事送酒幾人來愧我乏筋力遥遥一

望同

初十日

金壇曹鍾浩號知我來訪

十一日

不退書來即事一絶聊志懷勉　籬菊迎霜挺故叢

生成端不畏秋風年來悟得蒼公意只在君家任

運中

十三日

楊王兩孫婿讀書夏峯皆承父命也一意下帷攻以

縱日喜而拈此　二子軒軒意有餘恥從流俗度

君諸世緣未染心無累正好南窗讀父書

十四日

兼山堂諸孫夜讀因憶人言祖父乃點燈之人兒孫相繼添油勿替則燈光永無熄滅此語最切因爲此句　祖德由來是點燈燈如日月永升恒兒孫

相繼儲油待油足何虞焰不烝

十六日

與諸孝廉語　孝廉舉自漢家眞千有餘年面目塵

我與諸君新立約顧名思義省吾身

十七日

攜埜兒訪李岫旭有道翬與茂才治具相留有紀

浙江潮比蘇門嘯公和千古稱高調出入千層雲水身安樂窩中獨推邵姚實平仲與晉卿有元一代文星燿我移蘇門二十年欲結異代幾遷弔豈謂今人無古人因闖王協思古泰疏蘭亭亦二妙我所識荆李有道三人相覷應相笑今來設餞夏峯西松菊竹石亦幽峭小築澹菴可棲遲主人位置心多發幽事偏宜有韻人此心空洞月來照百泉名勝多大觀如此邱壑亦堪眺盡日盤桓記勝遊君

家寫呈我老少

十八日

贈李郎　愛爾丰姿逈出塵須從動忍見天眞設丹

開說多風順憂患場中寓至仁　撥亂適來有幾

深只將逢忤作知音試看自古承天降命此别無

化育心

十九日

贈賀蓬仙舉孝廉文　稿入集

二十日

段伯玉孝廉見顧喜其布素不落流俗口占以贈

蔬食布袍意知從明志來狂瀾一柱砥生面又重開

二十二日

問窮理盡性以至命曰三項有漸次而無分別只一窮理盡之理者性之理也即天之所以為命也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而性有不盡者乎命有不至者乎窮理二字是徹上徹下徹始徹終知行合一功夫專以窮理屬知殊失聖人繫易之旨

二十三

贈任孝廉羽詵　驅車過郿城傾倒識伯雨論交第
與舅氣誼在千古有孫繼家聲努力繩祖武十七
歌鹿鳴翛然振毛羽最愛骨格奇世事未全覩年
少戒登科斯言當記取憶我登賢書與子年同數
初入利名場搖搖難自主器識子非凡況素佩庭
誥既不染世塵肯與流俗伍更念子一身有生不
識父母卽十五年成子差可補恩義而顧名孝廉
有成矩歸語祖膝前應不謂子腐

二十四日

蘇環中過訪　耄年癖好在幽居非山非水一老漁

朋友從來爲性命忽傳門外已停車　經年不過我山堂禾黍登場新釀香有客攜來魚一片呼童滌甕共君嘗

二十五日

口占贈劉望之　之子相過已數年不談仙術不談禪心癡自有癡人賞肯謂途窮向世憐

二十八日

毆臣下第偕諸昆友白雲寺賞菊　莫訝秋風失意歸丈夫豈是愛輕肥一番動忍一增益肯向空山老布衣　聞說白雲菊正黃風霜飽歷始舒香既

名區逸復稱義府髗何能較短長

三十日

忠節二則　友誼二則　烈女一則　俱入取節錄

續集

十月

初三日

與岑性甫昆玉婚啓

初四日

獻甫渡河萊史以道寬夫不及各書口占代柬　大河

之南有三子以道寬夫與萊史萊史高風重啟樵

每說出遊色爲喜去年雪滿夏峯村以消餉寒衣
自杞同人屈指有寬夫遠看大騩山氣紫近聞同
學有錢生一笈嵩雲家欲徙王子騎驢渡大河攜
得諸君詩滿紙貞讀石菴太室書顧儒原非逃墨
耳元是自家屋裏人不同他人問敝帚衰年相望
意徒殷爲賦停雲儼在尺

初五日

江公孫劉一六夏峯信宿臨別口占二絕　二仲兼
山信宿留話無忌諱意相投一時江右與河朔老
學菴中話並儔　時物行生非口傳由來大道日

中天滿前飛躍折不出心會應須在象先

初九日

睢州湯斌字孔伯號荆峴來贄

十二日

爲孔伯題遯菴說　稿入集

潛孫承與姪孫二人自家園來覲

十四日

荆峴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請發明此義曰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

此理是道在陰陽之前也程子說在物爲理謂有

物方有理易以道陰陽其理止此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是天之所以爲天於穆不已者謂此純粹之善也成之者性是人之所以成人純亦不已者謂此天命之性也此天人合一之源孟子道性善正從此看出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甚至性惡之說皆從習後言之故曰習相遠也中又疑于少保南宮之錮太子之易雖無一言意必有進勝陳請而不能得者此可謂善於尚論矣社稷爲重君爲輕孟子言之而少保行之此眞聖賢而豪傑者也南

宮之錮太子之易少保豈容無言蓋大欲所在少
保有不能奪者不忍聞詩以暴君之失德世衰亦
苦矣孔明之言曰法孝直若在決能制主上東行
即東行亦不至如此之敗觀孔明有不能得之於
昭烈則少保之不能得之於景泰可知少保嘗自
言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豈可以輕測少保之心乎
至論大禮之議原與漢宋不同永嘉之說亦是天
理人情之正後來小人附會希圖富貴至入太廟
則謬矣此言深得議禮之公僕嘗謂繼統非繼嗣
一言已定永嘉之說誠不謬睿宗入廟卻於理不

合小人媢說世廟殊非永嘉意後神宗祔廟時序
宜祧孝宗議者謂孝宗功德大先祧睿高宗陽孫
愷陽先生謂睿宗失在不宜入豈在祧耶道丈久
司史職此事應有定議當時諸君子未免過執已
見北貴州先輩有魯先生名邦彥其學術氣節心
願敬之有全傳幸示之補中州理學編中

十九日

爲節烈湯恭人趙氏立傳　稿入集

二十日

宗傳考中已刻黃石齋姓名荆峴謂前在館中曾題

疏袁章奉嚴　旨爲杭本朝切責之遂易以陳粲

亭存此一段公案以俟後世

二十一日

與張仲誠書　稿入集

二十二日

荆峴告歸口占送之兼柬仲誠　師友道久衰江村

不可作求以燈燭光空山自寂寞舉世如鷄羣子

也雲中鶴道行待其人乃身欣有託相視在無言

鳥魚自飛躍借登邵子窩空中觀樓閣月窟與天

根開闔而啓翕欲别不忍别後晤有夙約歸當過

內黃咫尺卽濂洛

二十五日

皇極列五福而壽居一夫壽之所以為福者在進德最大在改過尤急若過不知悔悔不及改只與草木同朽豈不負生予年八十有三一日不填溝壑一日不敢暴棄已往之失務要改圖方來之愆定不誤犯聊以答天地之生成報父母之劬勞不然月日悠忽是成老而不死何福之有書置座右用以自警

二十六日

與中晃盟書　與魏石生書　二稿俱入集

二十九日

寄宋郎鍍

十一月

初一日

李郎字説挺孫　與馬玉爭字寄宗傳諸刻

初二日

問紫陽著述甚多有意爲之耶無意爲之耶曰諸大儒於著述一事最爲慎重朱子嘗爲刻二程書責劉共夫以費卻如許官錢糧不令罷當此其心之

慎重可知陽明每覩及門所載則○頻歷惟欲少
之爲抉擿陳幾亭爲高忠憲訂遺集亦云體忠憲
之心意在貴少若不自盡其心罪豈在其夫後哉
蓋臨儒自無畔道之言或尋常酧應可有可無在
仁人君子已付之行雲流水故存之不如勿存以
少勝多四書五經是已
初五日
申氏家集序　資治說約序　二稿俱入集
初七日
謝濟孫曰天下無無事之人或讀或耕或出或守莫

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爾父在家代我守祖父墳墓
爾來蘇門代爾父侍老夫眠食爾七叔在外處館
佐爾五叔晨事之不及爾十叔日與朋友講習代
我應酬筆扎爾十一叔十二叔與寒暑侍老父
寢處雖日用飲食之事皆性命流行之實理示與
來覗我且得與女兒叙十八年之疎遠中皆有天
則焉還得此意則日日在天理人情上討受享認
不得此意則日日在夢迷中所謂罔之生也爾性
頗慧我望爾知學學之不已悅樂自生善守祖父
業者守此而已

初八日

潛問宗傳考何獨遺吳草廬曰草廬以宋孝廉而仕元故既祀孔廷復議出後儒又摘其論諸葛公行不著習不察以爲無忌憚夫仕元誠不可或亦孔子往見公山見南子之苦心若諸葛公其著之察之者固自有在然以較舜之著察則有間矣草廬識見大未可全非甯爲有瑕玉不爲無瑕石余終不忍恝然於草廬也存此案以質後之君子

初十日

潛問蜀黨洛黨之名東坡文人譏訕道學此無足怪

伊川先生大儒也何至亦不能容遂開隙作敵耶不知明道先生當此如何曰明道嘗有言新法之成亦吾黨激成之當與分過故安石憤嫉諸賢獨不苛求明道觀此則明道定不欲有洛黨之名耳

十一日

語汞與曰爾祖宰武城歸里之日負欠親友百餘金仍以館金完債爾祖母爾父也不免於饑寒凡聞者見者莫不憐之爾鹿先生忠節公獨愛而起敬謂非古之廉吏安能至此吾家老祀沭賜公以廉吏起家爾祖能繩其武我輩俱得爲清白吏子孫

較以金帛田宅遺後人者榮多矣爾祖常語余曰我祖沐陽公一任止受新生公宴小紬二疋以爲今日視之覺於先德有愧也惟自覺有愧始無愧耳留餘忌盡天之道也當常處其不足以爲可消可加之地若增無可增加無可加立刻弃矣大爲爾目前之計要安分耐窮教兒子讀書不失禮於宗族鄉黨開法祖在此立身在此勉之勿忽

十二日

諭永與尹子巳丑辭墓出門到處掃一室爲祖父位亦設爾祖暨爾伯祖位於其傍或疑之曰禮以義

起也余尊父命少與仲兄季弟受業伯兄損
能後頻遭兵火避地山中癸未爾祖卧病雙峯數
月時刻不能離也巳丑春仲兄卧病里門時刻不
能離也避後余始南來言念生生死死繾綣之意
烏能一日忘爲位於傍晨起瞻拜依然父子兄弟
同聚一堂於情稍安於禮何悖況吾兄弟同居而
未嘗不分居分居而未嘗不同居居家原未有堂
鹿伯順額其讀書之室曰孝友堂四十年聚廬而
處今日兼山堂何嘗不一置位也旅即家也没即
生也宇宙元是一家況父子兄弟之際爾輩爲孝

友堂子孫要識此意

十六日

與魏蓮陸書

十九日

與張仲誠書

二十日

答魏石生書

二十一日

鬼秇說 以上四稿俱入集

二十三日

與尚成如　易說六段偶爾拈出未有深解者又一

一發揮暢我之所未言其於易也深矣易乃聖學

之源能於此理會五經四子諸儒語錄一以貫之

進進不已其所成就正未可量耳勉之勉之

二十五日

題理學集要序　稿入集

二十六日

愼獨說　稿入集

十二月

初一日

寄立兒家報　爾師云亡同人因循悠忽此道剝色老夫三十餘年孤力肩承此心亦甚苦矣不意晚得湯荊峴張仲誠兩人者深心定力當下承認絕不辭讓助我非小眞爾師私淑弟子也潛孫似於此道有望者他在此多住幾日不可錯過時光耳我體中較前迴不同矣歸里無時爾等念此長途懼甚於喜不可不知

初六日

永與歸里　千里衝寒去拜床傷老懷含悽不忍語別緒幾重來

初十日

題丙黃摘要後　穆入集

十五日

申之字來云馬生胥仲作古悽惻者久之謂三無道人曰馬生在未必令人企慕生逝矣卻令人惋惜生高才能文章弱冠即著聲諸生間甲申學使者按上谷闖逆烽甚亟生不候試歸集同志倡大義擒偽官闖逆西奔清朝定鼎生解散義旅遯居東海九仙山養晦二十餘年絕口不及世務志士不忘在溝壑生庶幾近之今已矣如生者恐亦不得

多兒烈生名之馴雄縣人述其槩俾同學知其姓
名以聞於後世

二十日

賈氏賡傳錄序　稿入集

二十四日

題顧學堂講語後　稿入集

除歲前二日示兼山堂共學諸子　聖學由來在日
新新新不已與大鄰洗除舊染迎新歲到處生春
春滿身

除夕子姪孫曾從家集　十八年來此歲除兒童林

立壯頹如詎知問學不嫌老怪道淇澳耄啫書

八十明朝又四年閒來循省覺多愆百千身事俱

無意猶冀朝聞了夕餘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六終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八十四歲

後學婺源潘江校訂
武陟王翰

九世孫甡 十世孫念鍾 十一世孫慶祥 重刊

正月

初一日

拜天地祖先如往年畏寒不能應酬親友但於臥室中一拱手

元日詩　偶讀衡[redacted]元日詩時當九十語多奇端人更自推風雅愧我疎迂老益痴

十一日

著家禮酌別有單刻不錄　其板爲李松友攜去東阿別無副本

家禮酌成

十五日

爲家禮酌序稿入集

二十五日

爲家禮酌跋　家禮之行於世者從來不知幾多家而文公獨著文公家禮文公所行之禮也有程子所行者朱子不敢行兩大儒行誼謹嚴斯禮深微千古而下推程朱他人莫擬焉然且不能概同況人各尊所聞行所知其同而異異而同者亦天時人事之不得不然也何足怪乎文公亦云凡禮有

本有文愛敬其本也儀章其文也愛敬不可見因
儀章以見其愛敬故常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
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
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如本之不務而儀
章度數模倣出盡失文公之意矣
格物說　格物致知為聖學全功故聖經一章歸本於此此處
不明而能明德親民止於至善者未之有也先正之言曰天
地間觸目皆物日用間動念皆格一部大學皆格物六經皆
格物孟子七篇便可作大學注跡然則天下古今止有此一
物千聖萬賢止有此一格本無同異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

遂成聚訟近魏柏鄉彙諸家之說而欲定於一又自為之辯其言曰石經古本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在本亂而末治節下似以知本盡格物而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竟者格物之義古人自志學以後無非此事故不必贅言耶然未嘗以傳為必不可不補亦未嘗以古本為不可復此柏鄉之微意也愚請得而申之朱子當日之意以理有未明則知有未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故陽明云窮至事物之理其用功之要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在一理字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故於五百年後救一詁訓曰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此於朱子之

說亦兩相成而非兩相背後儒求剖其理之一而
徒執其辭之殊遂爾戈矛竊思朱子所緝取者程
子之意也程子之言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在父
子則親在君臣則敬又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
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
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斯言也正博約合一之功豈
狗外誇多與世之博物洽聞者同耶朱子又曰凡
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
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
不異於人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

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總不外乎知之明處之當兩言而已矣未有知之不明而處之能當者也亦未有處之不當而可謂知之能明者也紫陽窮理說的渾成陽明正物說的直截總謂有物必有則窮理窮其所謂則也正物正其所謂則也以親還父子以義還君臣以叙還兄弟以別還夫婦以信還朋友是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乎治修齊誠正以爲格失乎恐後人不守格物之說而專尚深恍惚之論既稱其傳又於或問發明之陽明正恐學者以紫陽格物爲逼

於知也謂致知在實事上格又曰去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道爲天下公共之道學爲天下公共之學紫陽與陽明其實何嘗相背百餘年聚訟愈多而旨愈晦矣後儒兀然有心於一草一木之間以爲格物如是此豈當日學問吝在枝上生枝竟成歧路故道之不明也不在無言而在有言不在寡言而在多言非敢爲兩家調停道理固自如此因爲之說告我同人

二十七日

大學古本說　一部大學其要總在誠意誠意之功

在格物誠意之至是謂止至善然其發機自致知始故陽明之言曰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誠意格物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陽明學以致知爲宗洵要領哉知止知所先後正致知也此謂知本二句在本亂而末治節下知修身爲本斯謂知本斯謂知之至正以知本盡格物不復有釋格物之文矣修身功在於誠意故特揭誠意示人以修身之要誠意工夫無上下手處在務致淇澳之詩切磋琢磨言格致之

功也格致以誠其意則明德止於至善身修而親民之功亦在其中矣故民之不能忘也親民而民不能忘亦不過自明其德而已明新止於至善纔謂之修身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從親民中聽訟一事要其極亦必本於明德則信乎以修身爲本矣修身工夫只是誠意就誠意中體當自己心體常令廓然大公若以隨其情之所發而辟焉此謂不修不可以齊其家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亦只是誠意以修其身一家仁讓一國仁讓有而求無而非藏身之恕總只是誠意以修身宜家人宜兄弟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幾謂之修身絜矩而為民父母功夫只是誠意而親民就是矣慎德實善到底是誠意以修身得衆得國失衆失國道善則得命不善則失命到底是以修身為本休休有容是能誠意者媢嫉以惡是不能誠意者意誠則德明德明則民親明德即修身也身纔格致誠正以為修之實身合齊治均平以滿修之量古之能明明德於天下者莫如堯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協和萬邦平章百姓惇叙九族要自慎厥修身始以此思本修身為本然耶否耶此大學之旨陽明謂無

錯簡不必補傳亦未嘗不肯截明快學者能循此而求之或可以復見聖人之心矣

二月

初一日

馬玉壺茂才傳　玉壺名潔家世定興暓思先生仲子也性倜儻喜風節諸生中咸推重焉與鹿忠節友善予識君以忠節子之與君結姻也亦以忠節

忠節爲定興十三場籽粒地數千頃土瘠賦繁民不堪命五年心力請於上得折徵減地糧之半此永賴之利也君始終贊勷之已實無畝地而急人

之飢溺不啻已飢已溺也天啟時逆賢大修皇極殿取車於定興淶水新城閭邑與涿容氏邑人子共母侯佛君受意於其門僧傳語君指以告三縣之車盡揹邑令鈌委署者魏冀兆令所私余州判視象饕餮放橫勒日糧與商人衙役暨騾馬夫悉索見面禮抗者笞幾斃君昌言於諸縉紳達之當道仍牽闖學具呈委署者怒挾猾勢欲中傷君君使聞猾之要人以解之委署者不敢動遂逐余邑巳巳之變羣小乘機擒掠邑令某盲不修守禦惡閭警報日夥棄城走富商等詣大俠王福安曰人

心洶洶勢不能自有其財倘能防衛願均分遂立
合同逸去及事平衆欲薄酬王怒曰爾等財物皆
余性命所易詎可食言衆無以應謀於君君告俠
曰爾禍不遠矣驚問故君曰危亂時衆以財託子
非慮他人慮爾爲禍端耳今事既定矣若以酬爾
之物爲興訟之計爾能保其必勝耶柰何以身外
物與生平俠感悟立焚其券不索酬邑西南爲巨
馬易水河陽漲流於津要建橋梁二每歲秋修葺
夏拆收吏胥叢姦居民苦之沈君迅以新城令兼
攝邑篆會里猾以百金賄綠蓮其事沈發之商於

君君詳言其故沈郎寢其營謀者舉康幹二人任之省民力多而成功速復下令俟拆橋時貯本廟中封識之乾者聽民易之值以濕歲爲例民大稱便沈君扁其門曰吾道少微丙子春部牒飭守禦勅附近郡邑城增高補厚諭三月者罪不赦邑令鍾君四達懼違期造君廬商之君同邑紳士誓於神畫地沽料不階官吏令士紳分任之百姓鼓舞從事不兩月告成是年秋七月東事急邑令病隨守皋太常鹿公善繼家居江村君與工部郎范君文源走江村促之入城以死守廿九日城陷君與

鹿公俱死之繼配田亦以死殉嗚乎君僅一諸生

也生以慷慨磊落雄里閈間復以大義所激而死

生平雖困於遇而能隨事利濟爲德於邑邑之人

無賢愚貴賤莫不知其人此足以槩君矣予四人

長爾楨二爾標三爾材皆諸生四爾樾從予游能

立志於學不媿君之子君死逾三十年予今八十

有四猶得吮禿穎紀生平竊以爲君慰云

初三日

答二河介魏蓮陸書以贊

初四日

復魏蓮陸書　接手字以去人欲存天理六字持之終身老夫眞是喜而不寐去欲存理人恒有之而持以終身恐日月至焉者亦未敢輕言也由雞鳴平旦而寤之食息起居由食息起居而寤之造次顚沛無時無事非去欲存理之會此便是自强不息之君子知已發此大志願老夫安得不喜所云柏鄉公於朱王不無抑揚此正見柏鄉之定力昔陽明與羅整菴手書面論倍爲詳切而整菴之守朱說益堅兩人者固各有得也不必强而同也僕患遵紫陽者不能盡紫陽能盡紫陽又復何憾我

輩今日持論似乎遵王王與朱不同大段在格物
柏鄉所纂格物册僕閱之爲一說兩賢之大旨固
未嘗不合也後之學者乏融通之見失原初之旨
支上生支遂成歧路若其當初入手著脚真實理
會做工夫有何不同乎我輩既有此志先以虛心
爲主咸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近儒有言看古人
於異處正好著眼今日試於異處而加體認之功
可以見吾心之所主矣柏鄉公又云於寬收之中
而嚴析之僕極服膺此言耄年精力衰耗而求益
之心無時自懈感柏鄉提撕殷切真可以助我不

遠也曩於二河公道義之好在風塵格例之外今
復於千里外介吾丈正此名色固賢公祖問不能
問家之懷僕益切汗背靦顏矣脉王永年公來贄
僕自念昏耄種種嘗息交絕游以選造化焉得為
父母公祖請益地乎再言者容城有百歲翁梁州
牧係先伯母之姪其子若孫皆著聲諸生間欲煩
二河公祖題一扁以旌其門亦循吏一段雅事也
代為商之

初六日

復王中之　昔仲巳矣良可慟也前手字到即題數

語入集中想其人身分無缺自當有聞於後耳治埏讀禮益礪初心此便是真讀禮也聖賢豈在遠求哉獻縣牛繩武昔年于高斗南知其名舊曾寄一函僕亦有報字失記付何人不知曾達否昭時一及之子戢得衆君子而始稱爲君子易直法乾諸君子正相與以有成也樂多賢友老夫千里外聞之爲之一快

初七日

寄汪若干　相別十餘年相隔三千里鬚眉色笑時時在意中也每憶臨歧以傳道關西自任想所學

過益精進此番大物不問知縣君家矣聞廟堂諸
老深心學問不減姚許當年公來恰是其時使者
行迫不及多敘

初八日

答常二河問學書　辱問致知格物異同高明所見
直透本原足破近儒之習某近有格物說欲質之
同志大約謂天地古今止有此一物千聖萬賢止
有此一格只緣朱子補傳陽明復古本遂成聚訟
今就格物而論朱子謂即物窮理陽明謂爲善去
惡是格物某嘗思之朱子謂理有未明則知有未

盡若偏以窮理屬知也又曰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由此言之亦是求理於心非就事物而求其理也豈如後人向一草一木而求其理乎陽明謂格正也物之得其正而理始極其明如事父不成向父上尋箇事的道理只盡吾心之孝以至於君臣兄弟朋友莫不皆然此固是求理於心然欲爲善去惡捨窮理又何由辯乎窮理正爲善去惡功夫總之窮理者聖學之首事正物者聖學之結局某與吾友汀

村論格物朱王入門原有不同及其歸也總不外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至用功先後雖有次序其實合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以爲物不離乎治修齊誠正以爲格也此處求信於心共借大道而已又謂孟子言性善告子言性無善無不善至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世之儒者羣起而攻之謂心性一也不幾同於告子乎余謂陽明之所言蓋心也非性也心性必不容分而才情相去倍蓰什伯千萬亦必欲强而同之乎來教謂孟子言性善者指天命之性而言而陽明指此心寂然不動時言也夫

心當寂然不動有何善惡之可名而天命之性自在其中正與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穩合高明之見可謂得其本矣知此解即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固各有指必以其辭求之不幾類荀子性惡之說乎大凡我心未化自謂爲孔孟固落離而訟之聚也滋甚我輩惟虛心而體認之不必向人問津梁也

初十日

耿母壽言　余來蘇門二十年矣同人之相從而南者或以父子或以昆弟或盡室相依其來也或有

淡月或有數年或始終共處而耿子是經與其兌保汝以巳丑冬南徙丙午春始奉其母至瀏出門之日浮家幾二十年其間漂泊窮困不知凡幾終遂相依之志且奉其母以從若耿子者可謂知所重矣今歲丁未春二月十三日爲是經兄弟率其子若孫稱觴膝下之日母孺人春秋蓋七十有三人皆稱神明無恙猶能課紡績理醯醢家務井然余曰此猶未深知耿母者也母杜姓爲范陽士族結褵信我君佐其爲知名士當明神宗末年天下多事左桐城校士鐵輔以君爲文武冠君負志而

殁今且三十餘年矣母以一身當門祚中衰之日大義用彰家由有爭卒能教其子以有成昔余僑居百樓母遣其子問業嗣後避地雙峯相依北城頗知母之賢所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母豈尋常閫職之所可幾者昔是經相從於兵戈患難慷慨果決大有幹濟爲同人所引重保汝奮志於學辨疑質信日有實詣今之尹彥明也母可謂有子哉昔尹彥明爲程門高弟嘗不對策而出母聞之喜曰吾聞子以志養未聞子以祿養今保汝絶意進取課童稚誦讀一室是經率其子之基躬耕佐菽

永毋撫賢子若孫若曾天倫聚順怡然安之他日搜表懿嶽毋嘗與尹毋并傳老夫竊有以望耿子矣

十三日

書繫辭下傳第七章貽蓮陸　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孔子繫易於此九卦深有味焉三覺言之其所自得深矣蓮陸於千里外索手書書經文以貽之日夕玩索而有合也升堂入室其在茲乎

與步伯濟語一則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

曰子夏云何對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
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若此者兩人似各有所得也而不知子夏固得之
毋友不如己子張固得之汎愛衆而親仁正所謂
各得聖人之一體耳知此解者朱陸之異同朱王
之異同皆川流於敦化之中俱可相忘於無言矣
伯潛舊從李信甫遊信甫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因
與之談古人佩韋佩弦取友之事甚詳兌之大象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習之義其樂無窮伯潛其
肆若有會焉臨路此以貽之并以志勉

十四日

與兩孫婿暨諸孫曰當此之時自宰相而下以至為農為工為商無一人不擔干係無一人不費經營風風雨雨朝朝暮暮何處是勞心適志之時獨爾等此時榮辱不關於身飢寒不勞於慮終身成就全在此際若悠悠忽忽浪常度此歲月此日因循過後追悔迴天無力挽日無戈豈不可惜老夫八十四矣不敢一息偷安故深為爾等惜此光陰也爾等只要看得此時果是勝似一切諸人便不肯自暴棄耳念之念之勉之勉之

十五日

密縣有道錢佳選字升階來贄

十七日

題元洲先生傳後　憶萬歷間予以上策公車時有以宗藩發問者予謂支屬太繁不得與四民同業雖尊寵之而實禁錮之也其中豪於才者自不乏人不得一吐胸中之奇每多自廢其言格不行予旋罷公車業嗚乎如元洲先生者怡志詩書致身倫彝豈非所稱特立獨行之君子哉惜其以吏猶山水終也迨其後得通籍如士子例先生之子憲

之君首應振擢之典兩爲令著循聲未幾賦歸來予以是嘆先生父子之不遇也豈非天哉予嘗讀其盧白齋詩愛其性情之眞迄讀趙子所立傳又嘉先生識力之遠也語云有是父必有是子於憲之君有厚望焉

十九日

答馬茉史書 升階來出手字兼讀大什如見有道面目大驍地僻正好棲遲高賢且有覔夫升階在彼朋友講習人生第一大事皆於此中究竟耶聞友人言及當世之詩人文人名振一時到老全不

得力此君子所以有不學便老而衰之語升階言足下[illegible]精鍛慎不得一面質前乳鍛令孫同以遐見[illegible]少年英氣可嘉且家學有源足下教澤所被當有日益耳

二十四

答趙寬夫書　久盎足下一來亦知其不能來也入口爲累並不能出門不意其更兼之以病病與貧原相因因貧而病病且益貧此兩字困倒多少英雄能不爲之困便是眞性出頭之日寬夫益英生於憂患此中有實領畧耳升階樸誠任重之器僕

嘗謂人不能自立患在無良友夾助君子以朋友講習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此言豈欺我哉於此見寬夫於此見升階二仲之助我良非淺鮮爲之一快[redacted]伊川紫陽理學之正宗也此不待言謂足盡尼山之蘊恐亦不然康節之鑄伊川也曰眼前地步放寬些此康節之所以大也所以爲內聖外王之學也人謂薛文清紫陽之孝子王文成紫陽之忠臣陳白沙紫陽之賓客紫陽而有此佳客豈不爲紫陽之重乎兩先生端嚴方板正須有一種弄光養端倪之趣纔見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此何足

爲康節白沙病耶我輩尚論古人要此心信得及

莫逐他人口頭也喜吾友病中磨勘眞切做性命

功夫筆不及悉者俱詳之升階矣

二十一日

與升階語一則　夫子致慨於古之民也有三疾今

也或是之無豈一時及門諸賢無足當此選者乎

此正未能何有若無若虛之意其所以自鑄以鑄

及門者深矣予亦嘗謂同人中如某者似古之狂

而又恐其流於今之蕩也如某者似古之矜而又

恐其流於今之忿戾也乃今於君而見古之愚則

眞古之愚矣夫子嘗稱柴也愚同也如愚如愚者
不愚柴也來由其死矣其愚正不可及也相對數
日頗得其有意無言之隱故以此言勉之或曰愚
與魯何別曰別在各人之造詣造詣到變化氣質
處便無分別耳

二十四日

升階言別口占志勉　兼山來有道相對寡言辭子
亦非助我於言無所疑自任非非塗飾茶史是心知
升階眞吾弟覓夫豈我欺子既能取友爲能不得
師歸臥嵩雲日長如衛水時吾道欣有託子心已

撫歧沽愚今再見臨路傃予思

二十五日

跋道人畫金記稿另存

二十七日

陳子石廬墓禮成贈言稿入集

二十八日

述節烈事二則　崇禎壬午闖寇蹂躪中原上蔡知縣許永禧送眷屬歸里士民請於公爲城守計公毅不言密令備棺賊至自刎死闖邑得全公山西曲沃人戊午科舉人　許令殉節後有汝甯府炤

磨官姓失名署上蔡事當殘破之後人心洶惶公至申以大義民歸之如市是時官兵乘隙掠民間財物婦女公毅然力爭之不稍懾迄賊入猶巷戰罵賊而死公山東益都人兩朝舊聞之楊畏公附錄於此

三月

初一日

答陳子石問　聖學只在誠意誠意只在慎獨此言與君言之四年之前君已身體而力行之矣今役云人事繁冗向所操存者以是荒退豈謂獨只宜於靜而不宜於動耶先儒教在事上磨鍊若喜靜

厭動豈不自誤一生君既明知如此又甚忙中忘了忙中天理人欲辨不眞其咎只在愼獨工夫做之不熟耳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熟自不得言熟仁者先難而後獲未獲之前其難正自苦人耳君益矣以此自懼行將無懼矣以此自恥吾知恥之可勉矣君益矣

答戴荆碧書　子石來接手字如覩芝眉攤賠之累雖費拮据不失寗靜如此定力是豈僞襲而強鎮之者哉學問要在事上磨勘操得此把柄何難存廓清告成之日子石具述邇來進德存誠實有著

力之處病叟於千里外聞之不勝鼓舞恨不即握手一談也中庸中和位育所謂誠也然非用戒懼愼獨功夫未發安得有中發安得有和達日正與子石誠切言之而高明已先道破子石讀禮有成在于石亦祇盡其所當盡者親翁可謂愛人以德矣

初二日

答戴道默書　接手教曁答丞吉二書八十四歲烹病之人讀之不覺鼓舞竊念江村云亡儀以憐骨孤孑獨肩危緒日夕殞越是懼不意道翁虛懷過

甚以能也而助我之不能以多也而益我之寡是
天之不忍泯泯江村也迴來南北同人或長或幼
或舊或新多津津有憤發之意近稱二十餘篇與
諸同人論學者因乏抄錄之人遂陸索去欲付之
梓俟其成也當就質耳聞道翁搜集諸儒語錄宗
傳諸儒考中有未備者幸留心一訪求之形湯荊
峴過夏峯此君眞有志於斯道亦有意南去搜書
與張仲誠可稱豫中二士宗傳將就緒而仲誠解
任停工此際想天意又有安排耳子石贈言曁答
書請教子石之刻意獨行來吉之力任大業俱已

竊見堂與但向前幾微天人之辨須借師友左右夾助因時而補救之非道翁其孰望焉

初三日

答劉介錫書　濂東一晤爲時無幾然猶幸有此一晤也接手教宛如面談實處著力四字便見功課所云靜中一點光明如月在波心但不能持久此段光景禪家儒家皆有之僕不知禪之說聖門日一至焉月一至焉非所謂一點靈明如月在波心者乎葆而存之三月不違則顏子矣終食無違則孔子矣到得終食不違則心在人之中便如日在

天之士然非素用戒懼愼獨功夫安得此天空日
霽景象中庸戒懼愼獨後方能有未發之中中節
之和程門所以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其靜也正
所以善其動若一意以默坐觀心爲靜則釋氏之
槁滅一身與聖門之茂對萬物此中正天淵耳定
園王八謂來吉曰觀心而不得其念前之心則日
日觀心日日可動也念前心者即未發之別名也
觀者即戒懼之別名也實求其念前心而觀之則
萬物之來對以性不對以情既不著喜怒哀樂焉
得有不靜之理若不得見念前心則萬物之來以

肉團心對之喜怒哀樂之發耳是對以情不以性

爲往而不動哉此係釋儒分闢之介君家不可不

早定其鄕也

初四日

愼齋說　子石甲辰過予問學予曰愼獨二字千聖

萬賢之總途也舍此別無學問子石歸而額其齋

曰愼丁未再過予請爲之說予曰愼之一言徹始

徹終之義也大學雖專屬誠意而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一以貫之中庸戒懼愼獨故未發而中中節

而和到得天地位萬物育而仍不弛其戒愼之體

慎之時義大矣哉易所謂終日乾乾而夕惕若也其戒慎中之恬愉乾惕時之發舒其睟盎輝光便可想見若以跼高蹐厚畏首畏尾以爲慎咎必至於慎而無禮則葸與戒慎正相反耳子石歸與諸同人共闡此慎字之義

初五日

答子石問　君之發問者數矣一則曰氣質脂懦暗則無料事之明懦則無辦事之畧故事來便忙再則云靜坐時提起此心微有虛明端倪但不能涵養持久三則曰靜時體認太極陰陽五行之理亦

稍有所窺但倏忽間又復放失而伏藏之欲出矣依舊又忙明知忙是病而卻不能不忙厥疾何日可瘳據此是欲從靜中下手作功夫者然靜與忙對靜矣而何以又忙蓋虛明端倪猶屬乍見之良終非實有諸已此靜之原未徹故靜之效未彰耳知止而定靜之原也安慮而得靜之效也知忙是病而病不能瘳咎在於不知止故中搖外撼而天君不泰止者吾心之本體非知止烏能得止非慎獨烏能知止慎之一言徹始徹終心廣體胖之君子從容中道之聖人總於此而得之

初六日

題扇寄王啟佑　渤海王啟佑茂才受學於陳子石

有道子石過夏峯問學余曰論本體只是性善論

功夫只是愼獨善兼天下古今以爲量獨合隱微

見顯以爲功子石躍然請書貽啟佑啟佑定國子

壻也黃勉齋傳紫陽之學余更有厚望矣

初八日

子石問沾滯之念因不斷而起斷矣恐未盡合於理

如何曰試平心思之由求聖門高弟也居政事之

科其所行果能盡當於理乎故夫子一一教之曰有

父兄在欲其慎重也一教之曰聞斯行之欲其果決也總令其合於理而已不合理之斷斷且爲寘行矣事之來也以吾獨知之良照之是非可否自莫能欺陸子靜所謂非本心焉能斷訟扇者之曲直耶慎獨功熟自然合理請試之自見

初九日

與子石保汝等曰甲申以前大有學力之人甲申以後少一失足從前之學問皆虛可惜也甲申以前未嘗學問之人甲申後猛自砥礪向後之學問皆實可敬也人生而始終無瑕者上也吾不得而多

見也不幸而偶值其瑕開過而自喜見過而內訟此便是超凡入聖之路周子曰不幸不聞過時時見有過可改此我輩今日最吃緊功課也

十二日

蕺山堂語諸子三則　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言可苟乎哉行可苟乎哉嘗思之五經四子之言言也而帝王聖賢之行事即在其中矣此所謂動天地也然皆從不苟言不苟行始子曰愼言其餘愼行其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愼之至也小人不知其動

天地故肆言冥行而重得罪於天地心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非言之難而同心之難也知不能與愚言賢不能與不肖言有時而知與知賢與賢亦不能相悅以解則勝心難化而已私未克也夫免有目廣狹人之意顏子之若無若虛實直於夫子之言無所不悅而其問不能也問寡也祇覺不能與寡之言亦可味也舜之好問好察亦是如此

心學人自立甚難因無麗澤之益非謂友盡言之直諒也因我不能受直諒之益則諂諛者至矣欲不敗得乎易曰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我不能合

人以易知易從而欲奏可久之德可大之業此必不得之數也孔子以友輔仁子輿氏以友天下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取友之道皆自已操非坐而待友之助我也

十三日

送江公孫歸江右 稿另存

十四日

廣居說 稿入集

十五日

復李和公 憶昔雲宿舍尊君無三日不見顧也道

義骨肉絶無形跡迨入官遂爾間濶音問亦不能
頻通甲申錄之刻尊君一段表忠盛意逈出時流
不謂反以此累僕初聞之具呈當事自請赴部代
爲申辨賴天之佑尊君慷慨直認聊無懼怯此古
人之誼也敢望於今之世哉迄事完回濟曾有一
函阻於關人未得達此中耿耿殊不能自對以對
知我也今尊君作古矣追思夙昔之雅寤念邇來
同患慟何可言所委誌墓之文自不忍辭也但衰
年軟筆不能闡揚懿德耳姐丈才敏心慧定能光
大前人之烈前事不至爍爛僕巳心識之矣亨子

兄翁和公益友也幸大家砥礪老夫竊有厚望焉

濟寧州知州燮五李君墓誌銘稿另存

十六日

寄湯荆峴　江村既殁僕以骨脆胆薄孤力肩承三十餘年間有同人欲代爲僕分挑此擔僕未敢輕付也何幸得親翁言下承當僕即於言下已付之矣天挺弘毅之資自無殞越之慮是天之有意於斯文也豈偶然哉宗傳薪未墜而仲誠解任任至三公九卿到底有解之之時何如解以此時解以此事仲誠得一意學問豈不成一完完全全之人

也哉別後有文字數篇欲請教不及錄亦甚悉之

十七日

答賀寬三書　前柏鄉公字來亦云與親翁所談之旨大凡談學者患無定識定力不必紛紛說異說同是尊朱者非陸是王者非朱實從來與崑江村四十年所講習者喜子靜陽明病慎直截衍子與氏教人之法然於紫陽則尊而行之未嘗敢有纖毫異議也柏鄉所著知統格物諸書確守紫陽實正願其守紫陽也所云願先生兼爲陽明者謂紫陽與陽明皆是衍孔門之派原非兩家人也分爲兩

家者拘甶之見非大道之公也語賢諸儒要在行
己上取齊不在文辭內求同有近稿數篇與柏鄉
諸公闡發此義遂陸欲付梓容圖請教耳內貴解
任所刻宗傳不知能告竣否討甫草之語未之聞
也書即有之何必要此正不足爲陽明損也葵石
先生以大母之傳見屬榺愧耄年軟筆不足光揚
懿美但不忍負況重之以大命乎草率完付使者
晃盟性習圖簡而盡足覘近日學力歲前晃盟向
傳兒云親翁前事已結得結便結不必定欲如何
三百八十四爻未有以退凶者此是講學實際也

按又謂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已成鐵案然僞學之禁不免於身前遵朱之令乃在於異代孔與墨同稱孟與荀並列一時之毀譽是非正不足以定人品也陽明無善無惡出於告子早已與及門言之固知有今日之議矣我輩今日遵紫陽是欲從紫陽以見尼山遵陽明是欲從陽明以見尼山蓋紫陽陽明各有得於尼山猶顏曾由賜諸賢各有所得各不相同總之要各成一箇面目正不必强而同之夷尹惠皆聖人微箕比皆仁人事各殊絕而理歸一致所謂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今日之

柏鄉今日之許平仲也遵紫陽是其定力定見然須有由紫陽而見尼山之意方是盡境方成得一個紫陽出弟屢有字皆是此意因其雅重親翁故剌剌言之柏鄉能做出一個平仲者冀之幸也世道之幸也弟耄而病不能出門晤商未卜故於前紙未盡者再言之然所欲言者終不可以言盡也

十六日

爲百歲君傳 稿入集

十九日

杞縣劉文烈一門六烈婦 甲申三月闖逆陷京師

劉文烈以狀元官中允身殉於難其繼室萬安人先投繯死側室李氏毅然曰我獨不能乎與萬安人同縊文烈揖之曰汝事已畢矣鉅鹿史臣楊思聖已爲之傳可謂備矣先是萬歷甲辰文烈姪自立甫庠生負俊才矢志攻書疾革妻許氏無子期以同死立没許毅然殉之府縣上其事直指金請於朝建坊旌表自立弟自修妻曹氏慕嫂許氏之節修死欲自縊其父母老而無子止此一女强奪之以歸氏竟不食抑鬱成疾不服藥月餘而死文烈抱其喪歸合葬焉載杞志文烈族孫某者娶於

聶鄉居翟家崇禎戊寅盜賊縱橫有賊首張判
子者過杞掠更甚欲擄氏去氏大罵遂被害康熙
丙午文烈姪曾孫填於娩後七日中酒暴卒妻馬
氏即文烈元配馬安人曾姪孫女也與其祖父試
誓以死殉越六日絕吭而死年僅二十一氏事舅
姑以孝稱姑歿遺女幼氏撫之備極體恤死之前
三日猶為其小姑出嫁孟氏[illegible]噫劉氏一門何多
女丈夫也或自甲辰至丙午凡六人死之情事雖
各不同均有合於大易安貞之旨惟安則貞貞則
烈六婦人所以各慊於心亦各無愧色也予嘗仰

稽六經春秋與詩節婦各一若烈婦詩不經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宋伯姬一人而已烈婦古何寥寥而今何籍籍也豈坤維之氣鍾於今之世耶獨怪司馬遷班固不爲文烈立傳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家宜其家國始底其爲國周有十亂爰及婦人則女德善惡家國攸繫顧可忽乎哉六婦人皆文烈公身之所型其烈也更於文烈公有休光耳特合而表之以俟采風者

二十日

語首石劉子曰計與爾別後忽八年矣流光難再德

業宜修況爾爲文烈公家孫稍不自策勵不獨人
指而目之淸夜之間何以與若祖相對也其表兄
馬定之端人也深然其言

二十一日

新安孟如玉孝廉名琚以其祖雲浦先生文集見寄
雲浦尤西川門人也源淵姚江錄其語之精者入
宗傳考

二十二日

邱鳳號方山河南之新安人少爲憲司吏後官南京
龍驤衛經歷以行誼重於當世其友愛尤爲足色

精於治田常多獲翁欲以田易公田公欣從焉後治易田復精復多獲翁又欲易公夫妻有難色曲以禮誨之其妻悟卒從其易聞者嘆服孟雲浦有文記之入續取節錄友門

二十四日

兼山堂語諸子曰入看聖賢太高便不能合下承當愚謂聖賢初不在遠只今世人所戀而不能割者一刀兩斷便是大知大勇所謂克念作聖是也明知其不是而前瞻後顧有戴胥及溺耳於人乎何尤

孔顏學術堯舜事業只是箇隨分盡心而已果能隨
分盡心無一毫欺僞則窮達皆有位育在
尤西川嘗語門人曰輕得利便入得門輕得色便升
得堂輕得名便入得室愚謂門與堂與室有淺深
而利與色與名無輕重
道理無窮隨時猛省故三人行必有師西川曰先學
阻遠不得已與諸友商確為自省之件鄙見亦時
有與同見義理之無窮也敢執著乎愚極服膺此
語故於朱陸之不同宗王之不同不敢有苛論焉
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

心也推之論孟五經或單言或幷舉詞有互見理則歸一後儒以氣質之性論心以血肉之心論性總不識心性者也

孟雲浦論發而中節就是未發之中蓋物來順應廓然大公本體毫無所馳逐故曰中節者中也是謂發猶未發此說最確第謂人有此心便無有未發時雖寐亦未嘗不發此是對賢知撥不肖之過不及言若眞能戒懼愼獨不問動靜無一毫夾雜無一息間斷則念前之心即未發也無中安得和程門教人靜坐看未發是教人愼獨耳

二十五日

寄毛會侯書　昨見先生序孟雲浦集云姚江之學上接洙泗而下衍濂洛之傳本自無過世儒以異學議之皆學姚江之學而過焉者也如今人習紫陽之學而僅爲帖括先資者豈亦紫陽之過乎弟極服膺此言恨不能即握手一快談也

二十六日

孟子以扇索書　昨公過夏峯以所刻新詩見示且索書余腐儒也不知詩烏敢談詩竊聞諸夫子矣曰詩可以興邇事父遠事君又曰誦三百總蔽於

思無邪此詩之大旨也故子貢以詩學而知詩子夏以論詩而知學詩與學原非二道也陶彭澤杜少陵雖詩人乎而忠孝大節隨感而動實學人也吾願陟公詩學人之詩此固陟公之志也豈俟余言

二十八日

寄沈繹堂書稿入集

三十日

語晉孫四則　吾家始祖自永樂府奉詔內徙使當日無此一徙則小興州之城郭人民安在哉舜文

之生於某處遷於某處卒於某處故園墳墓之悲未嘗不在念而天時人事之推移變換聖人不能不與時偕行耕鑿之同一覆載千里之內千里之外猶比鄰也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接踵也規規於眉睫之間則井底之見耳　家運之盛衰天不能操其權人不能操其權而已實自操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卽貧賤終身而身型家範爲古今所仰盛莫盛於此矣如身無可型而家不足範當與隆之時而識者已蚤窺其必敗矣　孟子論友善縣一鄉一國而進之天下

亦可觀矣然以古今觀之則天下亦猶之一鄉也有一世之人有百世之人有千世之人有萬世之人不到萬世之人豈遂爲盡境乎孟子舍夷惠游夏而所願學者惟孔子此方謂之能尚友也之談學者無此大眼界大志願而沾沾於諸儒一字一句之異同則其所成就亦可見矣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孟子曰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猶有惑之動之之時乎蓋前此信不及到四十方信得過此安勉生熟之介耳共學適道與立與權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大聖大賢各有不容躐等之功學者

務心於頓悟即偶露影於一朝終難據以爲不拔之業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四月

初六日

答張仲誠　二月杪忽聞老父母以閩事受累心殊不快既念學問一事要於拂意處磨勘於此不致向於何處自試乎此弟可信高明於無言者也嗣衛守程公祖有字言內黃近狀且云宗傳一書必欲竟此事弟謂天下事以流水行雲處之即有缺漏正造物伏一生生之機耳張兄來援手教兼讀

新刻六書至中有云無入而不自得正無處而非學具見近語精密天以無緊要之事而令之罷官應以至要緊之事而令之自任所謂在彼而不在此也崔太史聞已抵長垣此來足覘學力實踐湯荆門願有字去即以鄙懷告之矣闕兩郎君已歸里後會總難預卜所恃同此覆載此心應不隔耳補遺一册如未刻且停工乾坤以未濟終焉

初七日

自叙年譜

十四日

係汝兄翁爲其子若孫行冠禮此曠舉也因係外曾

孫予依賓以伸勸勉之意

二十日

寄王生洲　令孫舉於閩甚可喜聞老親翁體中甚

健更可喜我輩俱生於燕之南今一在閩一在豫

尊年八十一翁復多三歲前期之晤自不敢必然

恃者南北海此心此理同千古上下此心此理同

雖萬里仍比鄰耳自有天地以來其能撑柱天地

之人處處同堂接席未嘗有世代時地之限我輩

雖耄亦不敢不勉寒暄語不暇及也

二十一日

潛孫北歸　爾來七閱月吾言無覲諸長幼有攸宜志趣無沮阻我耄乏前修爾英張役緒李逼與謝之兩家後堪侶欲行又復留念我久在旅臨路囑墓嗣含悽不成語

二十三日

訥問四明使君見訪　蘇門山下菲結屋門連夏木流鶯宿一別燕山逾廿年猶得他鄉安半萩使君飛鳥來共城深谷爭傳循吏名余老得同鄉井譜高風嘗見叔紫荆柴門不關安子拙門外徒勞深

草轍風雅一時有所歸文人吏事合符節類蒸嘗

思爲昔賢挺之康節憶當年公也差堪後與先予

其學易百門泉

二十六日

題趙仁甫傳後　有元一代談理學名臣人皆知姚

許尙矣而姚許當日之淵源者蓋江漢先生趙仁

甫復也余在蘇門尋太極書院之遺跡不可得而

百泉志竟無仁甫姓名豈非尙論者之疏畧歟予

於元史爾史考其詳又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

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

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於中並一一手錄以還按此則仁甫之有造於姚許也大矣予已錄入宗傳考蓋仁甫之學不獨開北方道脈實係一代文運而對世祖不忍伐宋之言且欲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此其心亦苦矣曩百泉書院中奉濂洛關閩諸大儒一放太極書院之例而寓此者宋之康節元之姚許暨賢子聲王秋澗皆得享俎豆於一堂而令江漢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姚許諸先生九原可作不獨嘆其學之失朋而並迷淵源之

所自後學者豈可視爲前人之疏畧而任其缺沿歟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考於斯

五月

初四日

語耿子亮　嘗讀降大任一章至苦心志勞筋骨餓體膚有志之士尚可自勉至拂亂所爲則天下憑人不能至亦危乎殆矣然到此際眞性出頭纔是動心忍性之會所謂生於憂患者也子亮於此蓋已備嘗之矣他人不能代爲摸畫也其所爲動忍而增益之者亦非他人所能摸畫也雲鶴堂借

居六年嘗予於十歲能文之日甲辰追予於二百里外旅中納贄此豈泛泛吾無可以益子者第願無忘予與氏生於憂患之言而曰提撕警覺之此便是陽明之龍場耳獨知之地要信得過未發以前須認得眞區區老懷臨路轉切亦非他人所能摹畫也　獨知之地要信得過者何也獨兼天地萬物以爲量愼合隱微見顯以爲功此聖學所以重誠意而誠意惟愼獨其獨之所知稍有一將就冒認之念便屬自欺戒欺求慊故我輩要信得過耳　未發以前要認得眞者何也人不從戒懼愼

獨後安得有未發時耶若一意以默坐觀心爲靜則釋氏之槁滅一身與聖門之茂對萬物相去正天淵耳人不能無喜怒哀樂於已發之和方見未發之中時防歧路今日故須認得眞耳再書此以補前言之未盡

初八日

嘗觀目前之人未有不樂據一日之權位者而抑思權位之自速其辜而顯戮於戾乎何不思之甚也偶讀易之大有惟初九上九不處其位故初九無咎上九無不利以此視彼其所得不更多耶信以

發志則不論有位無位所不容一日離焉者也

初九日

張彥中字美士大學生和州人性倜儻不喜逐流俗好面斥人過鄉曲憚之而重友誼里有楊生某者貧不能葬彥中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以稻百石襄其事又嘗以地方不便事宜上書當事者語極切直當事者雖惡其諍論而誠於理也容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此足見其概矣人猶取節錄義

俠門

十二日

覺夫字來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猶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見吉吉也見凶亦吉也故繫之本辭原無凶字周子曰幾善惡則善惡雜矣一雜則用力又難甚矣夫既云見吉吉也見凶亦吉也則周子幾善惡便非草草深出惡字繫辭既無凶字自不必深彼固各有所指也易之言不可爲典要如無妄也卦辭言不利有攸往爻辭又言往吉頤之六二凶六四吉均一顚頤也而吉與凶判焉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彼固各有所指也會而通之不一乃一一乃不一天地何功二語乃魏環極夢中所

得之句偶拈以語同人亦不必深論也

十三日

答王人能　僕今年八十有四萬慮俱忘所不能釋於懷者獨此求友一念人生只此學問一事若非眞實師友鮮不蹈半塗歧路之嘆吾夫子所以言以友輔仁元公所以言長無師友則愚今人不知師友所關重大總由不求自已學問進益耳子亮既有此志自有同志之友出手字眞切求益之心眞露筆楮間天下事不患我之不能第患我之無志果志無他轉移未有不底於成者精一之域六人

無他奇異速日與子亮所言想自可爲足下道之

論本體只是性善論功夫只是慎獨盡之矣吾鄉

失業之後大半萍棲遠方唯願自愛千里虛懷無

可爲請益地南望瞻依

二十三日

陳國鎮官丁酉後再至夏峯

二十七日

語國鎮 學須有自得方能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

其所以考三王俟後聖建天地質鬼神者全憑諸

此不能自得而訶章愈繁性靈愈晦矣江村先生

認理提綱尋樂大旨二篇其周之太極圖通書張
之東西銘耶溪陽謂宇宙間有六篇大文字如讀
此定謂有八篇矣宇宙間止有此理止有此樂任
人探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予固親承其教旨者
其所以光大師門而啟佑同人不能不有厚望焉

二十八日

與程念伊　內黃令君所刻宗傳與其板已送至衛
源切思目今力役騷動老公祖倍極勞瘁安可以
此瑣細相煩耶況張含親不日便作行客矣天地
間事如何纔是完成乾坤以未濟終焉末卷尼下

必刻鬼神欲有所待也

又五月

初二日

為江夏御史吳嘉石公墓表入集

初三日

復賀懷君　三月之內兩接手書疊疊數百言而詞情意緒宛宛在目所云日在患難中磨煉者此是學問實際處未可以口頭承當也目前專得結便宜退一步乃是進一步耳高明自有以處此再零為吳峻季父母尊君侍御公作表墓之文切思侍

御公爲當代殊絕人物天日表之河嶽表之區區
象府之言何足爲重輕但念吳父母千里遣使之
意弟四十年獨往侍御公之心又情之所不能恝
然也況重之謂切大命乎心思不敢不竭但殘年
軟筆久止此耳老親翁幸為潤色之勿復不盡

初四日

復吳峻季　朽弟流寓蘇門二十年矣故園父母公
祖蹤跡疎濶[redacted]於老父母任即治狀雖邈河潤而
闊問缺焉然[redacted]之事實所目擊而心識之者未
嘗一日忘也至今先翁烈焉不獨奪家門之號而

魏崔諸逆接踵受殛實舉於此如此大人物天地鬼神風雲河岳皆借以生色而流光區區唐言何足爲慕門重耶然辱雅意相託不敢自外勉强成篇以付來使又正詩仍繳上茅止生有二十八忠詩其刻本不在案四上生王子雲友世又同輯錄舊有刻本邇因搜啓禎兩朝遺事當事者已呈送禮部矣所賜諸刻領訖附小刻四種請教

初五日

讀劭王垢赴兒子輩請錄其大旨因書之以俟再讀

從此日始

十三日

省齋說　郭子駿臣負儁才少年登賢書余謂駿臣富貴固所自有但恐不能抵撫流俗所志未足發上下之光徒小就耳同人問故予曰前輩宗伯大恭兩公皆以賢者而在高位爵與德不能嗣響以不美於前人其自立俗難於孤寒之士丁未再下第歸葺孟城舊址爲下帷之計且曰悔從前之未讀書也請言額其室予曰子其知所重矣爲山而未成一簣也當不得一簣之滿平地而雖覆一簣也當不得一簣自奮奮滿介在念慮之微而成敗立

分聖狂攸判子試省之滿耶奮耶子其知所重矣

曾子之不忠不信不習有省子思之不疚無惡有

省孔子之見不賢而內自省易曰君子以恐懼修

省省之時義大矣哉以省名齋惕生奮奮生省程

子所謂志以發上下一之光上襄祖德下啟後允其

在斯乎葵陽存養省察雖分動靜實無內外無精

粗徹始徹終只一省字盡之矣子其勉之

二十八日

別若山兼致孔伯仲誠二君子　命駕輕千里胡爲

信宿留因君識二嶽於我得同舟議論空時輩文

聾見道流歸途勞寄訊垂老念朋儔

六月

十三日

彼諸子方毅字芑漢來贄　芑漢嶽人而寄居大河之南[illegible]醫歷有志於學丁未之夏過夏峯留浹旬謹言愼動所謂不[illegible]以口而學以躬者也予家有病者且借以有起色因憶損之四爻曰損其疾使遄有喜蓋人之益已莫大於知已之疾惠之利之皆不足以擬也念菴有云損疾貴速不爾則又為疾改過貴勇不爾則反為惡學者學為損疾而已

損疾正所以爲學也忿與欲吾心之疾也懲之窒之乃所以損其疾也最聖學之急務頁相名醫向功正於學處見其同功耳邑漢臨路聊以爲別

十五日

讀易大旨下經完

二十二日

定梁以道　同人自河之南來者每道近況爲催役所苦僕謂既不能脫然無累亦只合順而受之不必過苦也何處非學苦心志勞筋骨拂亂所爲正是天降大任實際處不可輕易錯過辱念欲過兼

山堂僕極知出門之非容易但得讀書有省發娶
聒可即不聚聒亦何不可邇來勉强讀易殊恨無
高人點醒尚在夢覺間芑漢歸草復不盡虞城楊
晉菴先生眞姚江嫡派也讀之甚快惜相見之晚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七終